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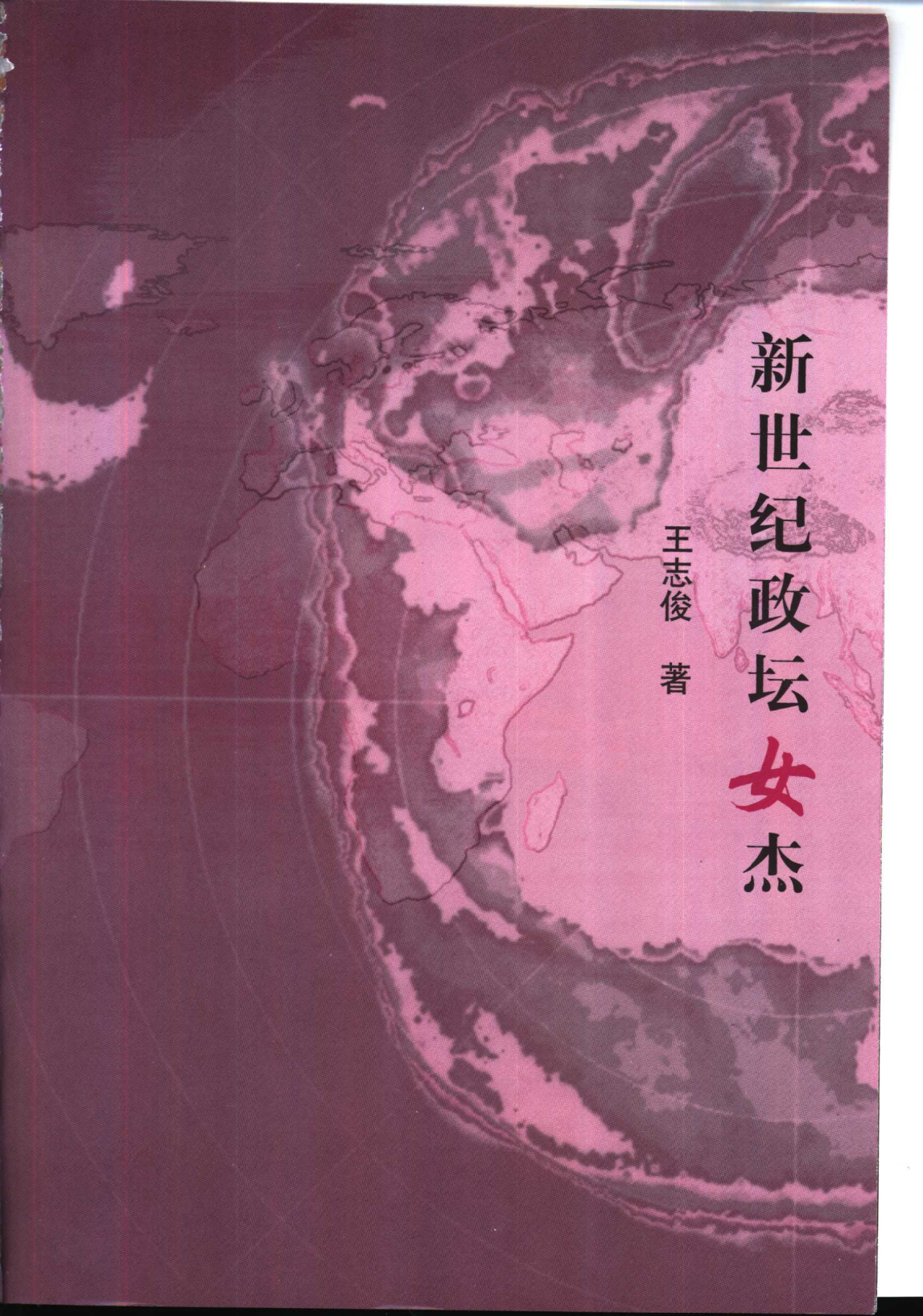
Xinshiji Zhengtan Nüjie

王志俊 / 著

新世纪女杰



河南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政坛女杰

王志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政坛女杰/王志俊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10

ISBN 7-80623-356-3

I. 新… II. 王… III. 女性-政治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8490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14.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300000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56-3/I·282	定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言：女人在改写自己的名字

女人占去了世界的一半，却无法操纵世界政坛的那一半，你若顺手翻翻昨天的历史，浏览一下今天的新闻，便会无可置疑地相信是上帝创造的“亚当”们在称霸政坛。但在文明与民主照耀的新世纪河汉中，女政治家们发出的灿烂星光已不可遮掩。世界妇女参政的强劲势头表明，女人滋润了历史，也必将改写历史，同时，也改写了自己的名字。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自从1869年美国女权主义者正式提出“妇女参政”的口号后，19世纪以来，西方妇女参政运动逐渐展开，对政治生活中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产生强烈冲击。1893

年,南太平洋上的小小岛国新西兰网开一面,使妇女率先获得选举权,至20世纪前半期,欧美各国相继基本实现了男女普选。接着,60至70年代女权运动高潮迭起,全球妇女参政热情和实际参政比例均大幅度提高,并涌现出了叱咤国际风云的女性领袖人物。进入新世纪,随着政治生活日益民主化、法制化,妇女参政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这首先表现在妇女参政得到了法律的保障,除巴林、科威特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妇女已获得神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与此同时,妇女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国家机构和组织的保障,据各国议会联盟(IPU)2000年提供的一份报告,世界上一百九十个有立法机构的国家中,只有吉布提、阿联酋、约旦和科威特无女议员。北欧国家妇女在议会中的比例最高:瑞典为42.7%,丹麦37.4%,芬兰37%,挪威36.4%,荷兰36%。在至少有一名女部长的一百四十五个国家的政府中,女部长的平均比例为11.7%,其中,瑞典政府中妇女所占比例最高,达到55%。过去,女部长负责的除了有关妇女事务或性别平等等机构外,大多是社会事务、文化、健康、环境、家庭、工作及职业培训、司法和教育等权力较小的部门,但现在,主掌外交、国防、金融、外贸等强力部门的女性愈来愈多了。妇女的国际政治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在国际事务中作用不断增大。比如,在联合国机构中,目前有九位女性担任重要职务:联合国总部的二号人物、常务副秘书长路易丝·弗雷谢特,曾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副部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曾任爱尔兰总统;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纳费思·萨迪克,她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位博士;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美国人凯瑟琳·贝尔蒂尼;难民事务公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已干了十年,原是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美国人卡罗尔·贝拉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曾干了三任挪威首相;波黑人权特使伊利莎

白·雷恩，出任此职前当过芬兰国防部部长；塞浦路斯特派团团长安·赫克斯，曾任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她是首位负责由大批军人组成的联合国维和使团的女性，如今手下的一千五百名工作人员来自多个国家，其中一千二百人是军人。这些女官员们个性鲜明，就像她们来自的国家一样截然不同，然而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却干得同样出色，撑起了联合国的“半边天”。

最为光彩夺目的是，自从1960年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当选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以来，总统、总理宝座再也不是女性的禁区，登上权力顶戴的女杰越来越多。按出任首脑的时间先后排列，再次掌权或跨年代执政者不计，担任国家或政府首脑的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三位：即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她此后又三次出任总理，前后任期长达十五年，是任期最长的女总理）和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70年代的五位是：阿根廷总统庇隆夫人（她是在当总统的丈夫去世以后以副总统的身份根据宪法继任为总统的）、中非总理多米蒂昂夫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葡萄牙总理玛·平塔西尔戈和玻利维亚总统莉·特哈达；80年代的八位是：多米尼加联邦总理查尔斯小姐（她接连干满三届退任时年已七十六岁，成为年龄最大、未婚、第一个黑人女总理）、冰岛总统维·芬博阿多蒂尔、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圣马力诺执政官玛·安朱莉尼、南斯拉夫总理普拉宁茨夫人、马耳他总统阿加莎·巴巴拉小姐、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和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她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女总理，第一次任总理时仅三十五岁）；进入90年代后女首脑激增至二十五位，她们是：海地总统埃·特鲁洛（这位世界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十个月后即被推翻）、立陶宛总理卡·普伦斯克涅、尼加拉瓜总统查莫罗夫人、爱尔兰总统罗宾逊夫人、孟加拉国总理齐亚夫人、法国总理克勒松夫人、波兰总理汉·苏霍茨卡、加拿大总理金·坎贝尔、土耳其总理坦·奇莱尔、布隆

迪总理西·基尼吉、卢旺达总理阿·乌维林吉伊姆扎纳、保加利亚总理雷·因卓娃、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瓦吉德、利比里亚临时政府主席露丝·佩里、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普拉夫希奇、厄瓜多尔总统罗·阿特亚加夫人(她1997年上任时年仅四十七岁,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女总统)、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新西兰总理珍妮·希普利、圭亚那总统珍妮特·贾根(她当选时已七十八岁,成为年龄最大的“老祖母总统”)、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露特·维赖富斯、巴拿马总统米蕾娅·莫斯科索、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拉脱维亚总统瓦伊拉·维基耶—弗赖贝加、芬兰总统塔里娅·哈洛宁。而进入21世纪的前几个月,南亚地区便相继“转正”了两位女总统: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这也许是女性政治家们将在新世纪风光无限的绝好兆头。

目前全球共有十六名妇女执掌着她们自己国家的政治大权,或者拥有国家元首的头衔与尊容。其中,有七位女总统,都是民主选举上台的:爱尔兰的玛丽·麦卡利斯、芬兰的塔里娅·哈洛宁、拉脱维亚的瓦伊拉·维基耶—弗赖贝加、巴拿马的米蕾娅·莫斯科索、斯里兰卡的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菲律宾的格洛丽亚·阿罗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梅加瓦蒂。两名女总理:新西兰的海伦·克拉克和孟加拉国的卡莉达·齐亚。

另外,还有四名女总督:加拿大的艾德里安娜·克拉克森(中文名伍冰枝)、圣卢西亚的皮尔利特·路易西、波多黎各总督玛丽亚·卡尔德龙和新西兰总督西尔维亚·卡特赖特。欧洲的三位女王作为国家元首已在位多年,并在国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她们是荷兰的贝娅特丽克丝、丹麦的玛格丽特二世与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

这些驰骋在政治舞台上的女性领导人不仅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而且富有自强自立精神。各国议会联盟

认为,愿意为集体做点事情以及承担义务的想法是她们参与政治最主要的动因。“妇女并不是要争夺某种特权,也不是要从男人那里抢夺什么东西。她们只不过要证明民主需要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来实现。”这些积极参政的妇女认为,她们的参与是对民主的保障,因为她们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与男人的不同;还有,归根结蒂,这个社会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的。

多年来,女政治家们在管理自己国家和国际交往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充分显示出她们的卓越才能。从而,以女性特有的优雅、细致、自信、刚毅、果敢的形象,在世界政坛上绘就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女明星升腾之路

在流连于女政治家的多姿多彩的同时,也许人们更有兴趣探寻她们升腾的轨迹。

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亚洲女性政府首脑和政党领袖的数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女政治家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都是政治家族的传人和家族政治的接力者,是非正常死亡或政治上“含冤受屈”的前元首或政治强人的遗孀或遗女。从昂山到昂山素季(缅甸),从贝尼尼奥·阿基诺先生到科拉松·阿基诺总统,从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总统到阿罗约总统(菲律宾),从苏加诺总统到梅加瓦蒂总统(印尼),从尼赫鲁总理到英迪拉·甘地总理,到拉吉夫·甘地、再到索尼娅·甘地(印度),从齐亚·拉赫曼总统到卡莉达·齐亚总理,从穆吉布·拉赫曼总统到谢赫·哈西娜总理(孟加拉),从班达拉奈克总理到班达拉奈克夫人总理、再到库马拉通加夫人总统(斯里兰卡),从阿里·布托总理到贝·布托总理(巴基斯

坦),等等。这些女政治家们都是在国内政局变幻之际,政治经济危机加剧之时,凭借家族及其利益集团的合力拥戴,毅然擦干血泪,踏着先父或先夫的足迹走上政坛,进而登上权力巅峰的,展现出“乱世出女杰”的态势。

这些政治遗孀或遗女的从政(有的甚至是从厨房走向政治角斗场的),虽有很大的随机性,但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她们植根于家族政治的沃土中。亚洲特别是南亚次大陆有着漫长的王朝统治历史,封建门第观念、世袭观念、等级观念深植于人们头脑中,人们更相信血浓于水。选民投票时也很关心候选人的家世背景。而这些“第一家族”通常都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既是政党的创建者,又是开国元勋,属于魅力型领袖,可谓德高望重,人们自然会爱屋及乌,选贤任能倒在其次。加之人们往往同情弱者,她们的父亲或夫君差不多都是以被谋杀、军事政变等非正常的方式死亡或从政坛上消失,这为她们赢得不少同情分。这些女政治家不一定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她们大多是头顶先人的迷人光环,以“圣母”形象,中庸、委婉、谦卑、包容的化身,而获得群众的拥戴和权力的信托。

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女政治家问政之前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是西方教育,自幼就接受政治熏陶,其参政所必需的心理和文化素质、工作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非常人所能比拟,基本摆脱了普通女性自身依赖性和自卑感的束缚,政治竞争力强,对为政之道并不陌生。她们在从政之初都带有强烈的复仇情绪。对“报仇”,她们不仅不避讳,而且还有意声张。在她们及支持她们的政治势力看来,只有怀抱强烈的复仇情感,才能表明她们对丈夫和父亲的忠心和继承他们遗志、成就政党大业的决心,才能在党内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感召力,才能赢得选民们的同情和支持。由于所在国家深刻的民族、宗教、种姓、党派矛盾,这些女政治

家们从政后都历经坎坷,从而磨练了她们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善于把握时机克敌制胜的政治斗争手腕。

作为精英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家族政治所导致的妇女参政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美地区也时有发生。如阿根廷总统庇隆夫人(她是世界上首位女总统,1974年—1976年在任)、尼加拉瓜总统查莫罗夫人(1991年—1997年在任)以及1999年出任巴拿马总统的米蕾娅·莫斯科索等,都是妻承夫业当总统的。在不发达国家,由于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女性从政之路狭窄而艰难,她们必须面对来自传统、现实、内部、外部等方面的制约和挑战,只有依傍着显赫的家族背景,其专业才华与政治声誉才可赢得选民支持,成为政坛重量级人物。

与上述“高层妇女参政火热源于家族,基层妇女参政萎缩且流于形式”之畸形发展态势相映照,小国寡民、民殷国富的北欧地区则是另外一种场景。一方面,高层参政踊跃,女议员在议会的比例为世界最高。冰岛总统维格迪斯·芬博阿多蒂尔女士自1980年上任后连任四届,一气干了十六年,创下女总统之最;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也先后干了三届,她组建的内阁中妇女占44%,堪称“妇女内阁”。人们对女政治家很宽容,冰岛总统芬博阿多蒂尔和2000年上任的芬兰总统塔里娅·哈洛宁都是离异的妇女,后者长期与一男士同居,只是为了礼仪场合的方便才在当了总统后举行了婚礼,但国人并没有挑剔她们的私生活。同时,该地区基层妇女参政也表现不俗,在挪威所有公共机关中妇女的比例不低于40%。造成这样的现实原因是,其生存环境优越,经济条件好,社会组织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宗教、民族、种族较为单一,社会矛盾温和,和平、民主传统源远流长;同时,政治长期稳定,没有大的波澜,当政者职能重在协调、管理而不是激烈地拼夺政治地盘,女权运动、绿色运动、和平运动等广泛赢得民众支持。这样,被推

向政治舞台的女性有着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政治发育过程,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在芬兰 2000 年的总统大选中,竟有四名女选手参加,与三名男选手展开“性别大战”,最后由其貌不扬的塔里娅·哈洛宁胜出。无独有偶,在爱尔兰的女总统玛丽·罗宾逊辞职就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之后,争夺这个小小岛国总统府凤凰园的五个人中有四名是女士,总统宝座最终被其中的一位女教授玛丽·麦卡利斯所占据。

在欧美大国,政坛上最优秀的妇女,通常并不来自一个已经在政治上成功的家庭。她们的配偶和父母也通常不是有权势的政治家。这很容易让人们想到那位曾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十一年之久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她虽下台已久,但给国际社会留下的深刻印象仍未消失。她是一名杂货店老板的女儿,牛津大学毕业后当过律师,在议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二十年后便成了操纵英伦三岛风云的女首相。完成这不平凡的历程,靠的是聪明才智、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个人奋斗。如果把撒切尔夫人的成功之路命名为“撒切尔道路”的话,我们会发现,近年来活跃在世界政坛上的女明星不少是循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从首任英国下院议长而打破七百年传统的贝蒂·布恩伊德、法国总理埃迪特·克勒松,到波兰女总理汉娜·苏霍茨卡,以及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独身卫生部长唐娜·沙拉拉、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还有德国那位在收拾“巨人”科尔倒台后留下的烂摊子的最大反对党领袖安格拉·默克尔,以及生性泼辣、爱穿牛仔褲的法国大政党领袖——保卫共和联盟主席米歇尔·阿利奥—玛丽,等等,不一而足,在她们身上,总可以找到“铁娘子”的影子。她们普遍拥有高学历和现代思想,专业能力强,作风泼辣,能言善辩,富有战斗精神和耐力,在男人拥挤不堪的政坛上奋力拼搏,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地。

妇女参政的最佳捷径是“借光”。夫贵妻荣。在男人政治的影子下，有政治野心的妻子也会轻而易举地“借光”。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坐定，便“内举不避亲”，任命他美貌年轻的妻子希拉里为全国医疗保健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还特意让总统发言人对记者明确地说，希拉里将列席总统召开的高级幕僚会议，参与决策。工于心计的希拉里在未被任命之前，虽在公共场合设法保持低姿态，但私下里一直在细心策划和深思熟虑，并向许多朋友请教，如何为一个没有宪法职责，然而可能是最有权力的职务定位，是丈夫一道手令，使她如愿以偿。如果她的丈夫不是克林顿总统，她充其量不过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律师之一，仅凭这个要想跃上政坛，恐怕也得把其他九十九位“摆平”了才行，但借着老公的“光”，便大可不必费牛鼻子劲儿了。即使是克林顿下台后，希拉里头顶上仍罩着前“第一夫人”的光环，使得她竞选参议员一举成功。

如果说“第一夫人”是枕边参政的话，那么“第一小姐”们多半用的则是餐桌问政。由于“第一小姐”们普遍拥有现代知识、现代思想，反应敏锐，精力充沛，在政治上辅助父亲的愿望更为强烈，又善解人意，很讨老爸的喜爱，她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首脑的耳目、喉舌、顾问以及礼仪场合的“第一夫人”角色。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女儿克洛德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她们是父亲竞选班子的重要成员，成功地策划了竞选的所有活动细节，并最终把父亲送进了总统府。为了便于发挥她们特殊而不可忽视的作用，总统便授以女儿“形象顾问”或“通信联络顾问”，使她们得以堂而皇之地列席总统主持的重要会议，当然在这些场合，她们不仅仅是为总统及其幕僚们加咖啡的角色，她们可以通过手势、眼色等微妙的暗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到了家庭餐

桌上,她们则不必如此隐晦了,这些就餐时加的“佐料”往往会轻松而迅速地融化为总统的决策。

仍然沉重的翅膀

根据联合国不久前对六十五个国家的一百八十七位女性从政者的问卷调查,这些女政治家普遍认为,妇女参政使政治变得更诚实更透明,更能敏锐地考虑到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和社会弱势群体的需要。80%的从政女性认为,“因为妇女参政,公众开始相信政治”。

然而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是,女性参政障碍重重,女政治家腾飞的翅膀仍然沉重。

妇女参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参与,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问题。但要想冲破以男性为主宰的政治游戏规则谈何容易?即使是法国、美国等具有悠久妇女运动历史的发达国家,妇女参政的状况也并不理想,同南亚与北欧地区相比可谓相形见绌。妇女占法国人口的53%,但该国女性政治家人数在欧洲各国中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是希腊;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女议员占议员总数的10.5%,在参议院仅占6%;2000年年初,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条旨在赋予妇女公平选举权利的政府法案。该法案规定:在法国从小镇到欧洲议会组织的所有选举中,各党必须提出男女各占一半的候选人名单。违反该法案的政党将受到处罚。虽然该法案被誉为法国选举史上的革命性举措,但一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因为它并不能保证妇女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美国的女议员仅占议员总数的12.9%,名列世界第四十位;而美国的竞选制度更侧重候选人的竞选能力,并不倚重党派的支持,因而

使妇女通往白宫的道路上荆棘丛生。大选时，男子汉在前线冲锋陷阵，而妇女大多在竞选办公室里出谋划策或统计数据。如果是政坛新手，就很难获得大财团的资助，没有钱，就没有选票。首位竞选总统的女政治家伊丽莎白·多尔在1999年大选中，便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施展不开拳脚，被迫早早地退出了竞选。

尽管大多数妇女为获得政治职务时做出了比男人更大的努力，但占有实际权力的她们实际上没有使其他妇女在政治上所处的状况发生大的变化。虽然她们在基层极力捍卫妇女的地位，但一旦掌权，就不敢冒险了。亚洲的女性领导人总是与男性权力集团扯在一起，成为男人的“政治替身”，她们缺少像西方妇女运动产生的那种基层支持，加之受到多年政治熏陶后往往性别角色趋于淡化，异化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产儿”，这使得她们难以真正从女性立场出发来观察和处理政治问题，因此对女性问题影响甚微。即便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也只是在刻意塑造坚强的形象，以显示自己比男子更阳刚，可以管制国家也可以发动战争，但她对妇女问题不感兴趣。有人评论道：“撒切尔夫人无疑是女性的模范，但她却不是协助妇女的模范。”也许造成这种形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妇女“在上层处于孤立地位”，也就是说，她们没有得到男同事对改变现有的结构提供的必要的支持。土耳其女总理奇莱尔在位时也被认为没有为本国妇女做过什么。她深有感触地说：“女性从政者是孤单的。你必须跟所有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信任每个人，然而当你作出决定时，却会明白自己是如何的孤单。”

许多情况下，在对给予妇女更多权力所持的保留态度背后，最盛行的说法是妇女“心太软”，优柔寡断，难以作出诸如发动战争这样的强硬的决定。实际上，这是对女政治家的偏见，根据以往的经验表明，面对严重冲突，妇女的行动同男性一样坚定。玛格丽特·撒切尔毫不犹豫地，向马尔维纳斯群岛派出了军舰；贝娜齐尔·布托

也没有被印度的核威胁吓倒,并把大量资金用于巴基斯坦的核计划;阿基诺夫人在总统府应付了八次军事政变,坚持干满了任期;奥尔布赖特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时,坚决怂恿发动科索沃战争,她曾当面质问军方领导人:“你整天大谈特谈精良武装,如果我们不能用,还有什么意义呢?”更有甚者,在一些国家,恰恰是妇女有足够的勇气反对独裁政府。在缅甸,昂山素季领导了反对军政府的斗争,从而使她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个女性。

女政治家们要想被人们接受必须付出更艰苦的努力,而且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的努力。人们对女领导人往往以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来衡量,甚至对其仪表神态要求也非常苛刻。贝·布托在访问美国期间从来不戴头巾;英·甘地在访美时总穿丝绸服装而且做了发型,但她们在国内是不敢这样的,即使是意大利裔的索尼娅·甘地,也得正儿八经地穿上印度丝质莎丽,把欧洲时装藏起来,这是关系到可靠性的问题。在亚洲国家,妇女被认为是文化和传统的一面镜子,她们必须注重这一点,既不能背叛也不能显示出与众不同。即使在欧洲国家,女政治家也受到了刻意的挑剔。风姿绰约的法国总理克勒松夫人曾大倒苦水:“走下车子时,记者只会留意你的腿部,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对待男性,评论者批评我们,是对人不对事(政见)。”冰岛总统芬博阿多蒂尔也认为自己受到了性别歧视,发牢骚说:“人们总是要求女性元首的表现比男性好,男性有错,我们要容忍,但是所有社会都没有这样对待女性。”

传统的社会和家庭角色定位也让女政治家们背负沉重的心灵枷锁。大多数女性从政者承认,她们一直被撕裂着,一方面希望尽到做妻子、母亲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政治活动中有所作为。而要想把两个方面都摆平,实在太难了。

看来,女性要在政治及其他层面上争取平等,似乎还是漫漫长

路。好在有璀璨的政坛女明星照耀着这漫漫长路。

本书选取了三十四位女性政治家作为传主,其中包括六位总统、两位总理、一位国王、两位总督,以及政府部长、前国家首脑、政党领袖、国际组织负责人、“第一夫人”和“第一小姐”等,她们都是当今世界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大名鼎鼎,形象清新,表现不俗,令人钦佩。其中大多数新人虽在国际上引人注目,但在国内介绍较少,读者渴望了解,本书没有收录大家早已熟稔的诸如撒切尔夫人、阿基诺夫人等政坛女杰,以图具有新鲜感和较大的信息量。

本书以世纪交替的国际政治斗争领域作为广阔的大背景,借助于悉心拾掇的丰满翔实的资料,真实地、文学地、全方位地描述了女政治家艰难的奋斗足迹,展现了她们卓越的政治风采,昭示了她们独特的个性魅力,披露了她们多彩的婚恋家事,透析了她们丰富的心路历程,从而塑造了一组新世纪世界政坛杰出女性的鲜活群像。书中辅之以大量的各国历史文化地理及政党等知识,配有百余幅生动图片,读之既可饱览女政治家的丰姿,又可开阔视野,领略异国风情,更能得以深刻的人生启迪,增加对民主与文明发展以及妇女运动进程的了解。作者的这一美好愿望倘能实现些许,便引以为快慰。

作者简介

王志俊，汉族，1963年生于河南省扶沟县。1981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此后参军。先后在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电子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大学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现为上校军官。业余时间喜爱读书写作，并专注于国际政治问题研究，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除发表于多种报刊的各类文章外，出版有《朝鲜战争演义》、《冷战后的首脑们》、《新世纪政坛女杰》等专著。